

青梅邂逅竹马

旖旎伊伊/著

阳光温热，岁月静好。
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

UNTIL THE MEET

有些事情可以搁浅，有些人却难以忘记。
在最美好的季节，遇见最美好的你。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Qingmei Xiehou Zhuma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梅邂逅竹马 / 旖旎伊伊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2

ISBN 978-7-5463-4873-5

I. ①青… II. ①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9555 号

青梅邂逅竹马

旖旎伊伊 著

出版策划: 刘 刚

项目统筹: 张岩峰 郝秋月

责任编辑: 郝秋月

责任校对: 范 迪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总 编 办: 0431 — 85656961

营 销 部: 0431 — 85671728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965mm × 635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74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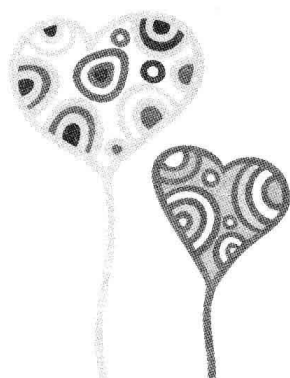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4.80 元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归 / 001

第二章 逝去的爱，现存的恨，何时了 / 021

第三章 为谁憔悴损芳姿 / 041

第四章 长相思，摧心肝 / 054

第五章 为谁风露立中宵 / 074

第六章 把从前、离恨总成欢，归时说 / 135

第七章 本是同根生 / 174

终篇 成全爱 / 208

番外 松司佐篇 / 226

番外 杨安安篇 / 229

番外 安颖篇 / 232

第一章 归

时隔六年，关明烟重新站在了S市的土地上，一切都如此的熟悉。微风打在她的脸颊上，勾得她忍不住弯起嘴角。伸手遮住迎面而来的阳光，连呼吸吞吐间都是家的味道。

“钟习衡，我们打个赌，我赌你一辈子不幸福。”耳边怎么会突然响起这句话，关明烟忍不住蹙起了眉。当年的自己是不是太过狠心了？她从未说过那样恶毒的话。直到现在，钟习衡那铁青的脸色，鼻间粗重的呼吸，都如此清晰地环绕在她的脑海。

刚踏进故土的愉悦，此刻已经荡然无存。这里有太多他的气息。

“明烟，这里！”一声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将她拉回了现实。她侧身，看见人群中一个高大的金发帅哥正对着她拼命地挥手。

“Rex(雷克斯)。”关明烟笑着迎上前，和金发帅哥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金发帅哥使劲揉了揉她的长发，往她的周围瞅了瞅，笑嘻嘻地问：“就你一个人？怎么，他没有来吗？”

关明烟用手指轻轻推开他，不经意地与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脸上的笑容不曾卸下，“没有。他留在美国，现在带他回来太早了。”

她垂下了眼帘，没有多言。她自有打算，隔了这么久，有些事情可以搁浅，



有些人却难以忘记。

Rex 看她这副模样，不再多问，“明烟，我在这里找了份超级棒的工作，不仅是高薪，而且可以做我最喜欢的东西。”

关明烟抬头，笑着看他，“哦？真的？居然真的有人愿意高薪聘请一个不正规的厨师？”

她的话明显打击到了他，他声音小了，有些不悦，“谁不正规了？谁不正规了？我好歹自己花了那么多钱学习厨艺呢。”

关明烟眯着眼，含笑点头，“那今天做饭给我吃吧，虽然你总是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是离开半年，我还是有些想念了。”

关明烟走下霸气与时尚兼具的保时捷，被眼前的别墅震慑了，呆望着城堡似的建筑。

“怎么样，是不是很棒？保时捷也是我的老板送给我的。”Rex 得意地挑着眉，瞧她欲言又止的模样，以为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我的老板可是 S 市一手遮天的人物哦。”

关明烟心头猛地一震——一手遮天的人物。

“关明烟，你走吧，你最好走得远远的，让我一辈子都找不到你。等到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候，你要是再落在我的手里，我定让你万劫不复。”

万劫不复……关明烟心一沉。她这是怎么了？明明连人都还没有见到，也不知 Rex 口中的大人物到底是不是他，怎么心底就升起了阵阵寒意呢？

“啊，我接一个电话。”Rex 没看出她的心思，掏出手机走到远处接电话。

关明烟看着他眉头越锁越紧，然后他挂了电话，脸上露出难得的焦虑。“出了什么事儿吗？”关明烟走上前，拉住他的胳膊。

Rex 沉思了几秒，“明烟，我交了一个女朋友，她……身体不太好，得了急性肠胃炎，刚被送进了医院，她父母都不在这里，要我赶快过去。”

关明烟被他一席话打击得七荤八素，“你，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一个月前，准备今晚一起吃饭的，谁知道……”Rex 使劲儿挠乱头发，看上去去多了份颓废。关明烟看着有些心疼，他何时这样着急过？

“那怎么办？这边的工作？”

“唔……其实只是做个晚餐，然后让别人送过去就可以了。”Rex 打量着她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解释。

关明烟抽搐了一下嘴角，冷哼了几声，“你该不会指望我帮你做吧？”

Rex 的眼神往四周瞟了瞟，“反正老板也不知道是谁做的，更何况他都没见过我呢，你偶尔做一次应该不会被发现的。”

“帮帮我吧，求你了，明烟——”Rex 突然握住她孱弱的双肩，蓝色的眼睛发送着强电力的电波。

关明烟终是撑不住，点点头。虽然她没有很专业地学过烹饪，但是几年前，因为某个人，她特地去烹饪学校上过一段时间的课，手艺也是拿得出手的。她看着 Rex 急匆匆离去的身影，叹了口气，难得这小子被爱情困住，权当……是为了朋友吧。

她摇了摇头，走进别墅。偌大的别墅，竟一个人也没有。

关明烟好不容易找到了厨房，刚进去，立刻被里面明晃晃的装修惊呆了。一尘不染的厨具，宽阔的空间都够得上两个人跳一支华尔兹了，打开双门冰箱，她更是呆住了。冰箱很大，可里面放的全是罐装的啤酒。

她轻叹一口气，放下皮包，开始认真地做饭。她已经很久没有做中国菜了，一开始拿刀都有点儿小心翼翼，切肉的时候手柄滑了滑，差点切到了自己的手指。关明烟虽然做得不是很顺利，但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桌子上还是摆放了几盘色泽鲜艳的佳肴。

关明烟审视了一会儿，对自己并未遗忘的手艺有些得意，正在她准备品尝的时候，门铃响了。

“Rex 先生，请……”来的是几位身着黑色西装的男人，看见前来开门的居然是套着围裙的女人时，也是吃了一惊。

“你是谁？”关明烟赶紧脱下围裙。

领头的男人往里面扫视了一圈，“Rex 呢？”

“他……有急事，先出去了。”关明烟还没来得及阻拦，黑衣男已经推门而入。

“这是他做的晚餐吗？”黑衣男指了指桌上的几盘菜问道。

关明烟一时无言，不知该怎么说，支支吾吾。黑衣男管不了那么多，直接将她的无言当做默认。

“赶快趁热打包，老板爱吃新鲜的，要是送过去凉了，我们几个都逃不过罪责！”

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关明烟辛苦做的几碟菜全部放进一个超大的饭盒里，面色紧张，生怕破坏了晚餐似的。看着他们如此小心对待，关明烟心里打起了鼓，要不要说实话，要不要说实话……

不等她思考结束，黑衣男已经消失在她的眼前了。

关明烟凭借在美国的六年生活经历，和一张意大利语专业硕士文凭，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月薪不错的工作。她选择在 S 市最著名的一家杂志社做翻译，专门负责国外文稿的翻译工作。

周日早晨，她一边啃着洗好的苹果，一边懒洋洋地靠在长沙发上和 Rex 聊天。

“这就是……你口中的……公司宿舍？”关明烟环望着四周，无力地感慨。

Rex 点点头，“是啊，怎么样？不错吧？”



关明烟挑了挑眉，何止是不错，“这里一直是你一个人住吗？”

Rex 先是一惊，然后默然，“我和她还没到那一步呢……”关明烟先是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扑倒在沙发上哈哈大笑。Rex 明白自己被耍后，拿起抱枕就扔在她的头上。

“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一个人住，我就不用去找房子了，本来在 S 市租房子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看你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房间了。”

Rex 很是认同，他点点头，“是的是的，房间太多了，你要是想过来就过来吧。”

关明烟不置可否，耸了耸肩，“你的小女朋友怎么样了？”

“唔，当天晚上在医院打点滴，然后……”他的话未完，门铃又响起，Rex 放下手中刚拿起的苹果走去开门。

“今天不是……”Rex 还没来得及开口，一群黑衣人已经闪进了屋内，一眼就看见了正坐在沙发上啃着苹果的关明烟。

“小姐，我们总裁请你到公司一趟。”

关明烟认出这个人就是那晚领头抢饭的人。可是，他刚才说什么来着？总裁请她？为什么不是请 Rex？

她望了望 Rex，看他也是满脸惊讶，“你们总裁为什么要请我？”

黑衣男的脸部抽了抽，后来关明烟才明白，这是他笑的标志。只是此时的她断然不会理解，心里的恐惧更添一分。

“因为你擅自为我们总裁下厨，这在公司是不被允许的。”

“你，你怎么会知道……”Rex 有些不解，关明烟也皱起了眉。

黑衣男转身，看着 Rex，那凌厉的眼神让他忍不住往后缩了缩，“请你们不要质疑总裁的智商，那晚的晚餐味道不一样，明显不是出自你的手，是别人替你做的。而那晚，你正好在这里。”黑衣男再次将目光对准关明烟，他眼里的笃定让她有些慌乱。

Rex 上前想要解释，黑衣男斜眼瞥了瞥他，强大的气场让他顿时立在原地。

这时，黑衣男转过头，看着关明烟，很是认真，“关小姐，请和我们一起去看公司，与我们总裁见一面，请不要为难我们。如果你不去的话，总裁会因为 Rex 先生违反公司的规定将他辞退。”

Rex 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关明烟明白，这份工作对他很重要，他很喜欢。于是，她对 Rex 使了个眼色，让他放心。“好，等我换一件衣服就跟你们走。我倒想看看这样霸道无理的总裁长成什么样儿！”

她最后的一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倒抽一口冷气。

关明烟下了车，抬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大厦，顶端几个金灿灿的大字让她浑身一怔，瞬间落入冰窖。

钟氏集团。

难怪，难怪黑衣男知道她姓关，难怪他一口就能品尝出饭菜味道的不同寻常，难怪他逼着她一定要过来与他相见，难怪……

“关小姐，请您随我们去见总裁，好吗？”黑衣男语气恭敬，却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

关明烟后悔了，她抓住车门，眼里极尽恳求，“我可以不去吗？我不想去了。”

黑衣男上前，拉住她的胳膊，像提小鸡一样把她提到了一边，关上门，对着司机使了使眼色，车子从她眼前呼啸驶过。

“关小姐，您是选择自己走上去，还是选择让我背您上去？”黑衣男毫不动容的模样让她很想哭。

关明烟脸色惨白，很不情愿，“我不想上去，我真的不想上去，擅自做饭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一个人承担，请别……”不等她的话说完，黑衣男已经将她扛在肩上，走进了高楼。关明烟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黑衣男把她放进了电梯，关上门，然后退出电梯。她独自一个人数着数字，心里越来越不安。电梯在第九层停下，门缓缓打开，关明烟不得不抬脚走出电梯。

火红的地毯从电梯门口一直铺到走廊的尽头。走廊的左边是透明的玻璃，里面波光粼粼，偌大的游泳池清冷安静。走廊的右边有好几个房间，门都是紧闭的，上面贴着门牌，分别是“健身房”“浴室”“书房”“卧室”……这到底是公司还是家？

她顺着红地毯走到最尽头的一扇门前，手抬起又放下。

“你就是个贱女人！我当初真瞎了眼看上了你！”

“你给我滚！滚得远远的！看见你们这对狗男女我就犯恶心！”

曾经的那些不堪，那些她以为早已经遗忘的不堪，怎么在这个时间如洪水泛滥似的全部涌上了心头？关明烟的胸口起伏得厉害，握住门把手的手指关节泛青，她深呼吸了好几次，才缓缓地打开了门。

一片寂静。

这么空旷的房间，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正坐在超大的屏幕前，手指灵活地敲击着键盘。听到开门声，他也没受到一丝影响。

关明烟心跳如鼓，一步步走近。屏幕前的人突然停止了敲击，缓缓起身，脸庞渐渐显现，使她倒吸了一口冷气。

“好久不见，关——明——烟。”他推了推眼镜，一道亮光闪过。她一连往后倒退好几步，跌坐在地板上，浑身颤抖。

这个男人，就是曾经让她生不如死、欲罢不能的人。钟习衡，Rex的老板，S市一手遮天、黑白通吃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是关明烟这辈子最想见却又



最不敢见的人。

“习衡——”除了呼唤他的名字，她实在不知道再说些什么。

钟习衡看着她坐在地板上，硬冷的嘴角难得露出一丝弧度，一步步朝她逼近，“关明烟，我奉劝你一句，以你我现在的身份，你最好尊称我钟总。这应该不算难事吧？”

关明烟的小脸越发惨白，他把他们之间划分得如此清楚，本该是件好事啊，怎么心难受成了这样？

“钟总。”关明烟吞下苦涩，在他逼近她身边之前，赶紧起身，恭敬地垂下了头，“请问，您找我来，有何贵干？”

钟习衡看着她逆来顺受的样子，无名之火又涌了上来，“那晚的晚餐是你准备的，我知道。”

关明烟脸色又是一白，他知道，他当然知道，他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为难她！

“这件事与 Rex 无关……”她的话未完，就听见旁边一声巨响，然后是玻璃碎裂，稀里哗啦坠落在地板上的声音。她的身体猛地一抖。钟习衡鬼魅的声音离她如此之近，这几年无数个夜晚她都幻想着这声音出现。可是现在，这声音却寒透了她的心、她的身体。

“与他无关？你很关心他？走了一个松司佐，又来了一个 Rex，你身边还真是从来不缺男人啊。”

关明烟艰难地抬头，扯起一点笑，“钟总，我身边的男人好像与你无关。”

他的大手钳住她的双肩，指尖在她白嫩的肌肤上留下一道道明显的痕迹，她眼里立刻泛起泪光。

“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与我无关！”

见面不欢而散，她几乎被他提着扔出了办公室。未等她爬起，身后的大门就重重地关上了。

关明烟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见没有任何事情发生，Rex 那边也没听说被辞退，她才稍稍地安了心。现在的钟习衡什么没有？钱财、权力对于他而言，只是一根指头勾一勾的事情；而女人，连指头都不用勾，就成群结队地涌上来，他——又怎么会记得自己呢？

“明烟姐，你在想什么啊，那么专注？”和她一起工作的安颖趴到她的后背上，腻腻歪歪。

关明烟好笑地看着这个小丫头。这个小丫头年纪不大，刚从象牙塔里出来，对社会上的钩心斗角一无所知，整天就幻想着天上能掉下一张一百万的支票或者一个帅气的百万富翁砸中她。

“我在想……这个城市变化好大……”都说物是人非最是残忍，可是，当过去的物不复存在，记忆飘散却找不到一个落脚点时，这不是更残忍吗？

“是啊，尤其这几年钟氏集团越来越强大，对城市的贡献也出了很大的力呢。好多公园、商场、游乐场什么的都是他们捐建的。听说钟氏集团的 Boss 很有型呢！”

关明烟瞳孔瞬间放大，然后立马又恢复平静。安颖正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丝毫没有看出她的变化。

“关明烟，主编找你有事。”一个同事突然探头，敲了敲关明烟的办公桌。

关明烟笑笑点点头，安颖对着那个人的背影吐了吐舌头，“那个男的叫沧睿，一天到晚就知道埋头苦干，死板，不会讨主编喜欢，做了两三年了还只是一个小记者。”

关明烟拍拍她的头，“不要在背后乱嚼别人的舌根，这里不比大学了，谁知道隔墙是不是有耳，窗外是不是有人呢？”

安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明烟啊，我知道你是知名大学的高才生，对意大利语和英语都相当精通，我们对你这段时间的工作很满意，读者的回馈意见对你评价也很高。”

主编莱斯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青年男子，每每看到关明烟都格外绅士格外殷勤，报社里的流言飞语已经飞满天。此刻听着他对自己的百般赞赏，关明烟反而有些腻歪。

“主编，这是我的工作，尽心尽职地完成才能对读者负责。”

莱斯眉开眼笑，把身体向前倾了点，抓住关明烟的手，“明烟啊，我……”

关明烟眉一皱，立刻起身，收回了手，“主编，请您自重。”

莱斯眯了眯眼，待要发作，却又换了副嘴脸，嘻嘻笑道：“我就知道明烟是一个乖女孩，不玩这套，不玩这套！那什么，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去钟氏采访钟总。”

钟习衡？关明烟的眉头比刚才皱得还要紧，很是不情愿。

“主编，我负责的是翻译国外文摘，采访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莱斯一脸严肃，一只手插在裤袋，慢慢地在办公室里转悠，脸上是少见的愁容。

“但是没有办法啊，本该去采访的记者昨天发生了车祸，现在还躺在医院，腿骨折了……而且……”

听见他的停顿，关明烟的心顿时揪到了嗓子眼。她知道，报社有这么多优秀的记者，即使那位记者住了院，怎么也轮不上她啊！莱斯这样笃定，莫非……

“而且，钟总指名要关——明——烟。”



关明烟坐在钟习衡会议室里的真皮全黑沙发上，冷汗一点点冒出。她竭力在控制着自己不要心慌，不要露出一丝恐惧。

对抗钟习衡，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爱。

她耳边回荡着 Rex 的声音，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明烟，你若不爱他了，你还怕什么。在爱情中，恐惧的一方永远都是付出感情的那个人，担心对方不爱自己、担心对方不在乎自己、担心彼此没有未来、担心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担心自己沦陷对方却可以随时全身而退。如果你真的忘掉了，你怕什么……哪怕他是钟氏集团的 Boss，哪怕他曾经是你的最爱。”

曾经的最爱，真的是曾经吗？真的把爱情搁浅在过去了吗？关明烟欲哭无泪，抚着额头，一脸疲惫。

钟习衡洗完澡出来，一时竟没发现她。他眯起眼睛看了一圈，才看见坐在阴影里的关明烟——双手撑着额头，整个脑袋都埋在臂弯中，瘦弱的身体在空旷冰冷的屋子里更惹人心疼。他看出她累了，是心累。不由得他也感觉到心中有些钝痛。时隔六年，她凭什么还能无端左右他的情绪？

习惯了掌控别人喜怒哀乐的钟习衡有些恼怒，恼怒她，也恼怒自己。他大步走过去，“看样子，关小姐很累？是因为忙完了别人的工作，到了我这里就已经没有精力了吗？”

关明烟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看见是他，竟然放松了警惕。这个转变，他看得清清楚楚。

“钟总，我可不敢。因为临时被调过来做采访，为了准备今天的采访，昨晚看资料看得很晚，刚刚不小心打了个盹儿。还请钟总见谅。”她说得不卑不亢，又格外疏离，挠得他的心又痒又疼。

“请我见谅什么？难不成你打个盹儿我还能把你怎么样？”钟习衡口气变软，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关明烟语气依旧，“钟总想把我怎么样就能把我怎么样，别说打了一个盹儿，钟总若是不喜欢采访你的对象，一个车祸就能让人丧了命，不是吗？何况，那人还没见过钟总呢。”

钟习衡的脸上霎时布满乌云，周围的空气都被他散发的冷气冰冻住。关明烟咬着牙迎上他狂怒的眼眸，那里怒浪滔天，稍有闪失，掉进去，则粉身碎骨。

“关明烟，六年了，变厉害了啊，敢顶嘴了。”

听着他阴冷低沉的声音，关明烟心一酸。当然会变，在那样的打击之后，要么死，要么涅槃重生。

“谢谢钟总的夸奖。”

“你给我闭嘴！”钟习衡手一挥，把桌上的红茶推倒，茶水顺着茶几流到了地板上，发出滴答声，一滴一滴，格外响亮。

关明烟苦笑，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孽缘吗？隔了六年，她重新回来，见了他两次，惹怒了他两次。

“关明烟，过来。”他居高临下，一手插在口袋，另一只手对着她勾了勾手指，“在我把你拎过来之前，你先过来。”

眼前的人非常危险，关明烟当然不肯过去，倔犟地摇了摇头。

看见她不从，他慢慢放下手指。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却让她浑身一怔，开始发抖。钟习衡生气了。

看见她害怕自己，钟习衡更加怒了。他伸出手，捏住她的细胳膊，然后不顾中间还有个茶几，直接把她搂了过来，将嘴唇印在她的唇上，辗转厮磨。

关明烟回到家，Rex 刚挂断电话，看见她回来，赶紧迎上去扶住她，“你的膝盖怎么了？怎么受伤了？”

她不答，只是使劲摇头，垂着的头两侧有发丝落下，看上去被人狠狠欺负过。

“明烟，你到底怎么了？不是去采访吗？怎么感觉是去受刑遭罪了呢？”

关明烟咬着嘴唇笑了笑，可不是吗？不就是去受罪的吗？不就是为过去埋单还债的吗？可是，当初真的不是她的错啊。

“明烟，你说句话好吗？要不要打电话给司佐哥，让司佐哥过来陪着你？如果有他在的话，钟习衡多少会忌讳点。”

关明烟摇头，忌讳？他怎么会忌讳？他只会变本加厉。

她撩起一侧的头发夹在耳后，抬头对他笑笑，“不要叫他过来，我没事。我不想影响他的工作。倒是你，你可是在那个人手下做事的啊，我有没有影响到你？”

Rex 摇了摇头，“虽然他为人冷酷，心狠手辣，但是对于真正的人才他还是很看重的，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听他这么说，关明烟放心了，她不想因为自己连累了别人，“这么说，你是人才喽？”

Rex 胸一挺，“那当然，必须的！”

她点点头，“人才，去帮我做饭吧，我饿了。”

第二天，是难得的周末，关明烟一直睡到了中午才醒来，窗外的太阳早已高高升起，明媚的阳光照射到她的床上，楼下传来不大的男声，听起来很是熟悉。她急急地下了楼。她承认昨天很疲惫，但是也记得很清楚，当时她是拒绝了 Rex 让松司佐过来的提议。可是，这眼前的男子，不是他，又是谁？

“松司佐……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回来的。”松司佐依旧温柔，耍嘴皮子的功夫也是一点没落下。



关明烟惊呼一声，直接扑向他的怀里。直到沙发上传来不大的咳嗽声。

“Rex！干吗？”

Rex 很无辜地看着他们，“这里好歹还有第三个人存在，你们能不能稍微矜持……。是矜持吧？”

关明烟对着正在狂翻字典的 Rex 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电灯泡！你可以在这个时候适当地选择回避！”

松司佐听她这么一说，嘴边的笑意更甚，将她搂得更紧了些，“明烟，你好像瘦了些啊。Rex 没给你做好吃的吗？”

正在埋头翻字典的 Rex 听他这么一说，手一哆嗦，“这个真不是！我每天买鸡呀、鸭呀、鱼呀的做给她吃，她瘦了真不关我的事！”

瞧见他被吓到的样子，关明烟抽离出自己的身体，双手叉着腰，笑得格外嚣张，“谅你也不敢对关女王怎样！松司佐，你可不知道，Rex 现在可是……”可是什么？可是钟习衡手下的红人？可是钟习衡——这个城市说一不二的人。

松司佐看着她，等着她说完，却没了声音。

“明烟？明烟？可是什么？”他自然明白她心里的疙瘩在哪里，也知道她的别扭在哪里，只是他想让她亲口说出来，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把那个人当做一个普通的人，或者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人去看待那个人。“钟习衡——三个字很难说出口？”他终究没忍住，幽幽地问了一句，他看见她眼里一闪而过的惊慌。

六年了，离开了六年，什么样的情没有忘掉？什么样的爱没有淡化？什么样的心不被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融化？！她怎么就这样，就这样固执呢？

“别逼我。”关明烟捂着脸，一下子跌坐在地上。在松司佐面前，她什么也藏不住，被戳中的痛处，被翻出来的历史，被毁灭的爱情。

Rex 对于他们的过去一无所知。他只知道，这六年来，关明烟一直念着一个人，恨着一个人。也是直到最近，他才知道，那个人是钟习衡。

“她，她到底怎么了？”Rex 无措地扯了扯松司佐的衣服，有些惊慌。

松司佐食指轻贴在唇边，指了指厨房的门，示意他先离开一下。Rex 看看他，又瞅瞅关明烟，点点头。

“明烟……没有谁逼你……如果你不愿意，就再和我一起回美国，怎么样？”

“谁允许你带她走的？”

大门突然被打开，一群人黑压压地闯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男人面色铁青，笔直挺拔，遮住了照在正半跪在地上的松司佐和明烟身上的所有日光。

“好久不见，钟习衡。”松司佐起身，与他慢慢拉开些距离，不畏惧地和他直视。

“你还敢回来，松——司——佐？”比起松司佐的冷静，钟习衡显得额外暴怒，眼睛猩红，恨不得将眼前的人一口吞噬。

松司佐随意笑笑，一只手插在口袋，“为什么不可以回来？中国没有禁令不让我回来啊。”

钟习衡不答，只是盯着他，仔细地看，认真地瞧，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抬起右手，一个漂亮的勾拳，将他击倒在地。

关明烟连忙止住了哭泣，想要跑过去查看他的伤口，却被钟习衡抓住了胳膊。

“哭什么哭！除了装出可怜兮兮的模样哄男人外，你还有没有点新鲜的招数？”他是在生什么气？她哭肿了的双眼？他对他的到来无动于衷？她哭泣的对象不是他？

关明烟擦掉脸上的泪，很努力地把嘴角扯上去一些，“钟总，您能尊重一下别人吗？您能不要想出手时就出手吗？您能在出手前考虑一秒钟您的身份地位吗？”

钟习衡胸膛上下起伏着，周身散发着冰冷的寒气，站在他身后的保镖们都不由得握紧了拳头，喉咙紧张地上下翻滚。

“关——明——烟，你还要装？钟总？你是不是忘记了我姓什么叫什么了？一别六年，你回来后给我的见面礼就是一句‘钟总’？你忘记了昨天在钟氏我和我的唇齿纠缠了吗？”

关明烟咬紧牙齿，心口一阵阵疼痛，她感觉到松司佐听到最后一句话时轻微的颤抖。钟习衡这个男人，就这样，毫不留情。

“别逼我恨你……别把我逼得走投无路……钟习衡，何必呢？”关明烟抿抿唇，刚滑落到嘴边的眼泪进入口中，咸涩蔓延开。

钟习衡慢慢勾勒出一丝诡异的笑容，“我喜欢。我就是要逼着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要让你把这六年欠下的债一点一点还清。”

松司佐捂着嘴，擦掉血迹，“钟习衡，她不欠你什么。别说六年，就是离开你六十年，也不是她欠你的。”

钟习衡看着关明烟不说话，右脚却冲着松司佐横扫过去。这一次，松司佐敏捷地躲开了。

关明烟突然上前抱住钟习衡，头埋在他的胸前大叫，“够了够了！不要打了！你的恨、你的怨，都源于我，不要打他。”

钟习衡被胸前的温暖惊呆了，一时缓不过神，“你……”

“你的要求是什么？说吧，我都答应。”关明烟闭着眼，退出他的怀抱，冷冷地问道。

要求是什么？钟习衡其实也没想好。只要她不再离开，只要她不再和他在一起，只要她回到自己身边……可是，这六年涅槃重生的日子，这六年生不如死的日日夜夜……又怎么能就这样便宜她了呢？

“收拾收拾东西，从今天起，离开这栋别墅，不准住这里。这是我的地方，



没我的允许，谁敢随便入住！你！立刻搬家！”

松司佐刚来，行李箱都没动过。钟习衡一声令下，他耸耸肩拖着箱子出了门。

关明烟皱了皱眉，慢慢地收拾好行李。钟习衡临走前，拉住她的胳膊，“这个城市，容不得你。信不信由你。”

关明烟抬头，不愠不怒。

“六年前你就想赶我走，现在又想赶我走？”她冲着他灿烂地一笑，不过于明媚，也不过于冷漠，宛如百合一般淡雅，“还记得我们打的那个赌吗？你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

钟习衡的脸瞬间冰冻，整个人成了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眼里燃烧的火焰似乎能将任何一个人在眨眼间毁灭。

“关明烟，我会让你看见我的幸福。这一次，我不逼，不赶，我让你乖乖地走。”

关明烟本以为他们直接去松司佐之前留下的那间公寓，可是当出租车停在一个宾馆前时，她愣住了。

“松司佐，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你家，要来住宾馆？”

松司佐有些尴尬，“两年前，去威尼斯之前……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就把那间公寓卖掉了。”

威尼斯……关明烟想起，那次去威尼斯，在船头，他突然单膝跪下向她求婚。那个时候，他肯定以为自己早就忘了钟习衡吧。

“没事，那先将就着，明天我就去租房子。”

松司佐知道她在回避，笑着点头，“就怕钟习衡真的想把我们逼上绝路，没有房子租给我们哦！”

关明烟有些惊讶，“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可能那么绝情的。”况且，他哪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令关明烟没有想到的是，钟习衡真的有这样的影响力。她找遍了整个城市的租房中介，没有一家愿意为她提供租房信息。

是钟习衡搞的鬼！关明烟一边敲着桌子上摊着的采访计划，一边思索着到底怎样解决住房问题。

“明烟姐，你在想什么呢？”安颖从后面勾住她的脖子，笑嘻嘻地问。

关明烟回头一看是她，松了一口气，身体往后仰了仰，“之前的房子不能住了，被房东赶出来了，所以我急着找房子呢。”

“哦？那找到了吗？”安颖拖过来一张椅子，坐在她身边。

“没有。”关明烟双手揉着太阳穴，“找到了我也不用这么着急了。”

安颖嘟着嘴，眨了眨眼睛，歪了歪脑袋，“那你现在住哪儿啊？”

关明烟长叹一口气，“能住哪儿？当然是宾馆啊，总不能露宿街头吧。”

“啊——”安颖瞪圆了双眼，“那多贵啊，明烟姐，你不如先住到我家去吧，我家就我一个人，你住过来还可以给我做伴呢！”

关明烟慢慢地转过头，看着她，“你一个人？那你爸妈呢？”

安颖笑嘻嘻地上前挽住她的胳膊，“我爸妈都在国外，就我一个人住。放心吧，没事的。”

“这不太好吧。”关明烟有些尴尬地抽出胳膊，“我住在你家，怎么方便呢……”

安颖一甩胳膊，“怎么不方便？我又不要你交房租，也不要你交水电费，就是每天帮我做一下饭、打扫一下卫生而已，哪有什么不方便的。”

关明烟看她似乎真动了气，也明白她是真心想帮自己，这几日在宾馆的住宿费一直是松司佐付的，一时间也找不到房子，倒不如，就住在她家吧。

她笑笑，拉过她的手，“我不过跟你客气而已，你还真跟我较上劲了？房租不交，但是水电费我必须交，不要和我争。去，把之前那篇意大利文章的翻译拿过来，我校对一下。”

安颖一边翻出文章递给她，一边不解，“你不是被莱斯派去采访钟总了吗？”

听到安颖的话，关明烟抬头，眼里闪过一道光亮，“嗯，可是什么也没采访到，所以就搁置下来了。”

安颖一听，立即跳脚，“那怎么办？这不是下一期的重头戏吗？你到时候交不出稿子，莱斯还不劈了你？”

“不会的，我会跟他解释的。”关明烟笑笑，没当回事。

安颖耸耸肩，似乎还是不太放心，却见关明烟不愿再往下说，也就闭了嘴。

关明烟想了想，走向莱斯的办公室。

莱斯一见来人，赶紧起身迎接，“请进请进。”

对于莱斯的过分热情，关明烟早已习以为常，只是隐约觉得，今天的他似乎对自己多了些尊重，少了些轻薄。

“明烟啊，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压下心头的疑虑，关明烟笑着说：“我刚回S市，对于这里的人和事都不是很了解，也没有什么人脉，所以对于您上次分派给我的采访任务，我实在无力完成。”

“哦，这样。”出乎她的意料，莱斯竟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采访另一位名人。”关明烟笑得更加明媚。

“谁？”

“容我先卖一个关子吧，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一定可以采访得到。等我今晚确